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一至四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薛夢斌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五十二 起玄黓敦牂七月盡十二月凡六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歷二年秋七月壬寅朔知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

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為二體别文武為兩途為政多門自古所患今朝綱四弛邊事日生二府之中豈盡才猷之士臣向嘗面論之請於外擇人陛下以為疆事未寧邊臣無功豈當遽名而用之審如聖意則所用者不過燕安朝路容身養望者耳若然則勞臣益解體武士益離心矣陛下試思臣前議斷自淵衷特廢樞密院或重於改為則請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其見任樞密使副不才者罷之諸房吏史且皆如舊亦足以

一政事之本通賞罰之權省冗濫之費塞僥幸之望不報　丙午樞密副使任布罷知河陽布任樞密純約自守無所補然數與宰相呂夷簡忤夷簡惡之布長子遜素狂愚夷簡知之乃怵使言事許以諫官遜即上書歷詆執政大臣且斥布不才布見其書匿之夷簡又趣遜以上書遜復上書罪匿者帝問知匿者乃布也布謝臣子少有心疾其言悖謬懼辱朝廷故不敢宣布侍御史魚周詢因劾奏布不才之甚其子具知布遂罷去遜尚

留京師望除諫官夷簡尋以他事黜之議者謂周詢引
遜語逐其父為不知體云　戊午以右僕射平章事呂
夷簡判樞密院戶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加
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權樞密使
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
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
乃追用弼議特降制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
同平章事使如故　初富弼張茂實以結昏及增歲幣

二事往報契丹惟所擇弼等至劉六符言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弼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為名南朝有横戈相待耳六符曰若南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北朝無故求割地南朝不即發兵拒却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歲幣猶不從此豈南朝堅執乎及見契丹主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競請舉兵而寡人以為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

而不得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其身謀非國計也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鹵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

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考異李燾曰自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以下至此並據神宗實録朱本本蓋朱本用蘇軾所作神道碑墨本乃無之范純仁行狀及弼奉使語録亦無神道碑必有所據不知墨本何故不載此也按奉使必有別録弼前奉使未見別録恐神道碑朱史所載弼語在別録當考求之弼又曰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

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寡人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契丹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藩尚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

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契丹主顧其臣北語良久乃曰元昊為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弼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嘗言朕為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澶淵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昭聖關南豈今日而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欲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

能避用兵耶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翌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南朝惟欲歡好之久耳契丹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則南朝必以失地為辱矣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

薊舊封亦安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諭耳退而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昏可議耳弼曰結昏易以生釁況夫婦情好難必人命修短或異則所託不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女才四歲成昏須在十餘年後雖允寧女成昏亦在四五年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哉弼揣契丹欲昏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契丹結昏之

意緩且諭弼還弼曰二議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議契丹主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復授弼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癸亥弼與茂實再以二事往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凡為國書二誓書三議昏則無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國復納欵則歲增金帛二十萬否則十萬弼奏於誓書内增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開展二各不得無故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諸色人弼因請録副

以行中使夜賫誓書五函并副追及弼於武强授之弼行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彼必疑吾事敗矣乃密啓副封觀之果如所料即奏疏待報又遣其屬宋誠蔡挺詣中書白執政帝欲知北事亟召挺對便殿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知此謀必執政欲變己所與北朝初議者乃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日欲晡叩閤門求對閤門吏拘以舊制當先進名對仍翌日弼責之遂急奏得入見曰執政固為此欲

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耳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不為此直恐誤耳弼怒曰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弼宿學士院明日乃行

八月甲申白氣貫北斗　戊子出内藏庫緡錢十萬修北京行宫時任中師奏行宫大抵摧圮請更修之帝令創修寢殿及角樓餘皆完補而已其自京至德清軍行宫館驛廨舍亦量加葺治　九月辛丑朔以太常博士

陽翟孫甫為秘閣校理樞密副使杜衍所薦也初衍守
京兆辟甫知府司録事吏職纎末皆倚辦甫曰待我以
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語必引經
以對言天下賢俊歴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乃
得益友嘗監益州交子務轉運使以僞造交子多犯法
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僞造鐵錢可以私鑄有犯私
鑄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利交子卒不
廢　初命吕夷簡判樞密院事既宣制黄霧四塞霾風

終日朝論甚喧參知政事王舉正言二府體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況復以為言吏簡亦不敢當丙午改兼樞密使　陝西轉運司言近添就糧兵士七萬人糧賜幾三百萬緡乞加詳議詔三司擘劃以聞知諫院張方平請選擇近臣分使諸道就諸邊臣與之深議所以豐財富用守備經遠之計即如沿邊騎兵計畜一騎可以贍卒五人西戎出善馬地形險隘我騎誠不得與較也多留馬軍既不足用徒費芻茭今方北備契

丹乃是用騎之地乞以陜西新團土兵多換馬軍東歸

一以省關中之輓輸一以備河北之戰守　富弼張茂

實以八月乙未至契丹翌日引弼等見契丹主契丹主

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離或公主與梁王不相悅固不

若歲增金帛但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弼曰獻字

迺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況南朝爲兄豈有兄獻

於弟耶契丹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

惜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南朝皇帝重惜生靈

故致幣帛以代干戈非懼北朝也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棄絶舊好以必不可冀相要耳則南朝亦何暇顧生靈哉契丹主曰改為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者來弼既與之契丹主曰卿無固執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禍乃國乎弼曰陛下用兵能保其必勝否契丹主曰勝未可必納字自古有之卿何惜焉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亦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更

有此禮契丹主默然見弼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自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弼退而與劉六符言指帳前高山曰此尚可踰若欲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頸可斷此議決不敢諾於是契丹主留所許歲增金帛二十萬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賫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二十萬誓書葢明著令夏國納欵事契丹主不悅欲令弼改之弼不可契丹亦卒不肎報其事於誓書但於國書中叙述之是月乙巳弼等還至雄州

詔即以弼為接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急置以聞弼奏曰彼求獻納二字臣既以死拒之其氣折矣不可復許然朝廷竟從晏殊議許稱納字弼不預也　乙丑契丹使耶律仁先考興契丹國志遼史宋通鑑長編東都事畧通鑑續編皆作耶律仁先惟宋史作耶律仁起柯維騏宋史新編因之今不從劉六符入見以誓書來誓書曰維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成約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

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勿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
南北勿縱騷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各依舊存守淘壕全
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
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
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
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其當殛之昭聖皇帝復答
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神明
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切以兩朝修睦三紀于
此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綿禩已
深敦好如故如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
幣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
兩前來銀絹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塘淀已前開畎
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
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
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州軍北朝自
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

得大段添屯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兹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為信善鄰為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不德務敦大信苟有大信必如前誓　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契丹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中　閏月庚辰復命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吏

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弼又固辭先是呂夷簡當國人莫敢抗弼既數論事侵之夷簡恨甚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引顔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弼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自初奉使聞一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耳　壬午以太子中允通判秦州尹洙直集賢院洙上奏命令數更恩寵過溢賜予不節詞甚切直　癸巳涇原副都部署葛懐敏與元昊戰没于

定川寨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是月辛未朔王沿命懷敏將兵禦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為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為先鋒趙瑜總奇兵為援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即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

馬承受趙政以為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趣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𤩽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趣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徙軍新壕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其衆數倍鋭甚為今之計宜依馬欄城市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竢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為賊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趣定川寨劉湛向

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趣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報賊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項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柵踰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别為

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飢渴其衆劉賀帥蕃兵鬬於河西不勝餘衆潰去懷敏為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陣東北隅賊自褊江三葉燮會出四面俱至先以鋭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會黒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為衆所擁蹂躪幾死輿至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手刀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擁刀斧手前鬬及以騎軍四合

禦賊賊衆稍卻然大軍無鬬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
軍中是夕賊聚火圍城四隅臨西北譟曰爾得非部署
廳上點陣圖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
四鼓懷敏召諸將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
趙珣請自籠竿城往曰彼無險且出賊不意衆不從及
旦懷敏東馬東南馳行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周圍
之懷敏及諸將曹英等十六人皆遇害考異宋史云諸將死者十四人
今從長編軍士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疋悉陷于賊懷敏

子宗晟與郭京等還保定川賊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自劉平敗于延州任福敗于鎮戎葛懷敏敗于渭州賊聲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葢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　戊戌詔河北都轉運司沿邊安撫司令契丹再議和好其告諭居民諸科徭悉罷之　冬十月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翰林學士弼言于帝曰增金幣與契丹和非臣

本志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北方角故不敢以死爭耳功於何有而遽敢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辭不拜契丹既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譖弼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者帝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考異讒謗者不知果何人據魏泰雜録則王拱辰蓋嘗毀弼于上前然不見它書未敢決信）

己酉以鄜延鈐轄王信為本路部署鄜延都監狄青為涇原都監兼知原州左藏庫副使景泰為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皆賞其破賊功也後三日

信及青各兼本路經畧安撫招討副使考異信青並兼本路經畧安撫副使實録在辛亥百官表在壬子今附此知秦州韓琦嘗奏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詔琦詳度以聞琦奏曰自逆昊冦擾西鄙於陝西點民為弓手以助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雇人應名更相為代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托多結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適足敗事臣謂揀刺土兵自是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

保毅弓箭手名目終與民不殊請點為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從琦請簡陜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仍給例物凡刺保捷軍一百八十五指揮　癸丑贈涇原路副都部署葛懐敏為鎮西軍節度使兼太尉謚忠隱子宗晟等皆遷官妻王氏為河内郡夫人涇原鈐轄曹英以下十六人並贈官有差懐敏通時事善俟人情故多以才薦之及用為將而剛愎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　甲寅以翰林學士王堯臣為涇原路安

撫使內侍副都知藍元用副之始堯臣還自陝西請先備涇原弗聽及葛懷敏敗帝乃思其言故復遣堯臣往於是前所格議多見施行復任韓琦范仲淹爲統帥實自堯臣發之　以河東都轉運使文彦博知渭州兼涇原路都部署經畧安撫沿邊招討使　丙辰知制誥梁適報使契丹　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

庚申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　丙寅契丹遣林牙蕭偕來報撤兵　丁卯涇州觀察使知

滑州王沿降知虢州坐葛懐敏之敗也沿始教懐敏駐軍瓦亭及懐敏趣鎮戎沿馳書戒勿入第背城為寨以羸師誘賊至則發伏擊之可有功懐敏弗聽進至定川果敗賊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引去先是沿子豫謂懐敏非將才請沿奏易之沿不聽故及　戊辰御史中丞賈昌朝上疏言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收其威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

親姻貴胄賞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禀成算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近歲恩倖子弟飾厨傳沽名譽不由勲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俸賜之厚耳禦侮平患彼何自而知哉然乗邊鄙無事尚得自容自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衆士不素練固難指縱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必致敗此削方鎮兵權過甚之弊也且新舊恩倖已任軍職者便當為將兵謀戰法素不知曉一旦付千萬士

卒之命使庸人致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臣謂守方鎮者無數更易管軍并刺史以上官秩宜審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勲李昭亮輩恩倖之人尚在邊任宜速别選人代之此救弊之一端也方今備邊之尤切者凡六事其一曰馭將帥令陜西四路自部署而下鈐轄都監廵檢之屬軍政必相条謀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將不専號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捨其小節責以大效

爵賞威刑皆得便宜從事偏裨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筦榷賦稅府庫之物皆得而用之如太祖雖削武臣之權然邊將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有敗則必誅此所謂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彊壯陝西弓箭手之屬土兵遺制也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餽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今之兵器造之

不精且不適用虛費民力宜按八陣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之使陪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患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制外國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河内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戎諸國如沙州唃斯明珠滅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等處皆舊通中國今為二方隔絶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國必多為之備備則

勢分矣其五曰綏蕃部夫屬户者邊陲之屏翰也如延
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
馭乖方比為强敵脇從塞上諸州藐焉孤壘蕃部旣壞
土兵亦衰恐未有破敵之期請令陜西諸路沿邊知州
軍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畧務在招集財賦法令
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為酋帥如河東折氏
比庶可為吾藩離之固矣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封疆
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其審謹若

此太祖命將出鎮筦榷之利悉輸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故邊臣富於財得以養士為間諜蕃夷情狀無不預知者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遺不過數千錢但畧涉境上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敵情賊狀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勢絶而莫通夫蹈不測之域入萬死之地覘伺微密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自效乎願鑒藝祖將帥之制邊城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為爪牙而臨

陣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為覘候而坐知敵來無陷兵之恥始昌朝館伴契丹使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責報無窮且以我市于元昊矣昔尚結賛欲助唐討朱泚而陸贄以為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今安知契丹計不出此耶於是命昌朝報使契丹昌朝力辭因奏此疏帝嘉納之

原州屬羌明珠滅藏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首尾隔絶隣道范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乙巳奏言二族道險不可

攻前日高繼嵩嘗已喪師平時猶懷反測今討之必與賊為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宜因昊賊别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胡蘆泉為堡鄣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胡蘆諸寨 十一月壬申詔閤門自今契丹使不以官高下並移坐近前 辛巳徙知渭州文彦博為秦鳳路都部署兼知秦州知涇州滕宗諒為環慶路都部署兼知慶州知瀛州張元為涇原

都部署兼知渭州俱加經畧安撫招討使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畧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龎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彦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仲淹請也初葛懐敏敗於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乗城又募勇敢諜知賊遠近形勢報旁郡使為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隂晦者十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戰没者哭於佛祠祭酹之因厚撫其孥使各

得所欲於是士卒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

代 甲申以處士平陽孫復為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

復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

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

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介與諸弟子

謂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貧賤欲託以子宜因

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

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

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己丑降向進高惟和李禹珪吳從周郝從政趙瑜等官並落職坐定川之敗也　辛卯詔知永興軍鄭戩兼管勾陝西轉運司計度糧草公事戩建言凡軍行所須顧下有司相緩急折為三等非急切者悉宜罷去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歲減三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衣冠

子弟多豪惡戢治之頗嚴甚者至黥竄人皆惕息　十二月壬寅置武學教授從賈昌朝言也　壬戌詔韓琦范仲淹罷籍已帶四路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先是知慶州滕宗諒言自定川喪師朝廷命韓琦等都統四路則逐路帥臣當稟節制其官號不可同稱故有是詔　是冬宰相吕夷簡感風眩不能朝帝憂之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剪以賜卿又問羣

臣可任兩府者其寵遇如此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尺寸一日見帝誤忘一拜而起外間讙言呂相失儀漢州人張紘時舉制科在京師聞之曰呂公為相久非不詳審者今大朝會而失儀是天奪之魄殆將亡矣後旬餘遂感風眩云　是歲密詔知延州龐籍招納元昊籍以為元昊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時賊使李文貴在青澗城籍乃召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本朝皆不失臣節汝

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王不得為臣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故也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衂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汝歸語汝王若誠能悔過從善稱臣歸欵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王者禮數必優於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言之朝廷使彼此休兵其誰不受賜籍乃厚贐遣之元昊為西蕃所敗國中疲困欲納欵而恥先言及文貴還聞籍語大喜使文貴復持旺榮等書抵籍議和

且言如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嫌其不遜未敢復書請于朝詔籍復書許其和而書稱旺榮等為太尉籍言太尉乃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可復臣矣今其書自謂寧令謨寧令皆彼官名稱之無嫌也詔聽籍言既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欲仍其僭號而稱臣納款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而主若自奉表章乃敢達之朝廷名號正則議易合耳時方議修復涇原城寨籍恐敵猝犯之敗其功故數

與其使往反計議抑止其僭亦不决然絶也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一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五十二 起昭陽恊洽正月盡五月凡五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歷三年春正月庚午朔封第三皇子為鄂王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仍賜名曦生甫三歲病既革詔學士蘇

紳就宰相第草制未及宣也辛未曦薨贈太師中書令諡悼懿　涇原安撫使王堯臣言至陜西見鄜延環慶路其地皆險固易守惟涇原為戎馬之衝漢武時匈奴入冦燒回中宫唐則吐蕃回紇再至便橋渭水皆由此路葢自鎮戎軍至渭州沿涇河大川直抵涇汾略無險阻雖有城寨多居平地賊徑交屬難以捍防如郭子儀渾瑊常宿衆兵守之今賊昊盡有匈奴吐蕃故地自叛命數年凡由此三入冦朝廷置帥府於涇州為控扼關

陜之會誠合事機然頻經敗覆邊地空虚士氣不振兵馬新集未經訓練將佐又多選懦顧覆視往迹深監近弊選三路曽經戰鬭將佐三五員及以見戍新兵換舊人五七指揮於本路相兼訓習儻一路事力完實則賊雖欲長驅入寇必生顧慮之心臣略論一路五州軍城寨控扼要害及賊徑交通之處備禦輕重之策凡五事其一鎮戎軍接賊界天都山止百餘里西北則有三川定川劉璠等寨皆漢蕭関故地最是賊馬奔衝之路侯

春當益營築為涇渭之屏蔽不爾其勢不攻而自下一路隔絶更無斥堠鎮戍遂為孤壘矣其二渭州籠竿羊牧降城靜邊得勝四寨在六盤山外内則為渭州藩蘺外則為秦隴襟帶土地饒沃生齒繁多請建置為軍擇路分都監一員知軍專提舉四塞及令修濬城塹添屯軍馬及時聚蓄糧草以為備禦其三原州西至環州定邊塞與明珠滅藏等族一帶蕃部相接其首領至多素無保聚不相維統向背離合所守不常須擇武臣知環

原二州相為表裏使招輯蕃部但不為賊用則庶幾少減涇原之患其四儀州地控山險州城低薄壕塹淺狹三分軍民二分在外賊至雖能城守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預慮之其五涇州雖為次邊然緣河大川道路平易當賊騎之衝實近裏控扼之會其張村直入州路宜營作関柵或斷為長塹以遏奔衝一路事形臣熟與邊臣計議謂當如此備豫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之　辛巳詔輔臣議蠲減天下賦役　戊子詔録將校

死王事而無子孫者親屬　辛卯詔陜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龎籍凡軍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　建渭州籠竿城為德順軍亦用王堯臣議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塞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刼德勝寨主姚貴閉城叛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且發近兵討之吏白堯臣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耳貴叛非公事也堯臣曰貴土豪頗得士

心然初非叛者今不秉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堯臣為申明約束如瑋之舊乃歸　壬辰錄唐狄仁傑後　癸巳延州言元昊遣偽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朂來納欵先是龎籍因李文貴還再答旺榮等書約以元昊自奉表削僭號始敢聞於朝於是文貴與從朂持元昊書至保安軍其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郎霄考異宋史作曩霄今從長編上書父大宋皇帝從朂又致契丹使人諭令早議通和之意又言本國自有國號無

奉表體式其稱兀卒葢如古單于可汗之類若南朝使人至本國坐蕃宰相上兀卒見使人時離雲床問聖躬萬福從勗因自請詣闕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終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勗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歸更議之籍乃具以聞且言賊自背叛以來雖居得勝然喪和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稍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勗詣闕更選使者往其國申諭之彼必稱臣

凡名稱禮数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則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狠之心未易盈厭也　丙申王堯臣又言韓琦范仲淹龎籍既為陜西四路都部署沿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禀節制而諸路尚帶經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名號不異所禀非一今請逐路都部署副部署並罷經略只充沿邊安撫使副從之

呂夷簡数求罷帝優詔未許陜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有天下垂八十餘載未嘗以言廢人景祐以

前綱紀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覩今之政是可慟
哭而無一人為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用正人也
往者章獻總政陛下恭默有王曾張知白魯宗道李廸
薛奎蔡齊以正直迭居兩府曹修古李紘劉隨鞠詠孔
道輔以亮節更任諫列于時斜封僥倖閹寺威福雖未
悉去然十餘年間中外無大故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
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巳才庸負
重政事浸廢即歲罷免又以張士遜冠台席致隳國事

戎寇漸起於邉陲卒伍竊發於輦轂此葢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乗此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冩徳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

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宗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今契丹復盟元昊欵塞天下忻忻日望和平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士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薦賢材合公議失之於始得之於終猶可寛天下萬世

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升為腹背以姦而可使者任為羽翼使之在廊廟布臺閣上惑聖明下害生靈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在陛下察之而已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夷簡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人亦服其量云

吕中曰夷簡之罪莫大于因私憾而預瑶華之議因北事而忌富弼之能夷簡之功莫大于釋仲淹之宿

怨容孫沔之直言君子論人功不掩罪罪不掩功可也

三月丙午賜陜西招討韓琦范仲淹龎籍錢各百萬

庚戌右正言梁適使延州與龎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於是許賀從勗赴闕　乙卯韓琦范仲淹等言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尹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竊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為㽞峙之國又慮尚懷陰謀卑詞厚禮請稱兀卒

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為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詐脫身竊弄凶器德明外示納欵内實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為邊患以累世姦雄之志而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横山界蕃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為馳驅耳今元昊

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鋭以逞兇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柔而格之不吝賜與至於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可私假於人惟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偷生一時故僭號於彼壞中國大法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比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

此不可許之一也又諸處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昊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未由禁止今元昊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並軍民語言當有西朝西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陜西戎兵邊人負過必逃益有所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逆順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制度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國豈復有太平之望邪此不可許之二也又議者皆謂

元昊自來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耳臣等謂拓跋珪石勒劉聰苻堅赫連勃勃之徒得志之後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進謀誘而致之昨定川事後元昊作偽詔諭鎮戎兵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其驗也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外國地必謀侵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為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僭號是將啓之斯為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之三也何謂

大可防者三元昊以姦雄之資操屢勝之勢久不稱臣一旦卑詞厚禮便肯從兀卒之稱皆陰謀也是葢以山界之困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伍驕惰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却如前來暴發則中國不能支吾此大可防之一也又從德明納欵之後經謀不息西擊吐蕃回鶻拓疆數十里至元昊事勢益盛乃稱尊悖禮背負朝廷結連契丹情跡盡見今復起詐端以欵我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西吞唃廝囉等諸

蕃去秦州一帶籬落為將來再舉之利此大可防之二也又從德明納欵後蕃漢之人入京師買販百貨所歸充於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為亂今茲五年用度必困乃畀詞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待其給用卻求釁興兵以快本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入蕃或與姦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又比類必所有恣縱甚於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可防之三也臣

等欲乞朝廷俟元昊所遣人至觀其所請彼如大言過望堅求僭稱則答云上畏天地宗廟不可私許大號壞中國之法彼卑詞厚禮止是求兀卒之稱則按唐單于可汗故事有可許之理亦須預防其陰謀嚴飭邊臣修完城寨訓練軍馬儲蓄粮草以備虛詐如求割屬户則答云靈夏甚有漢户能割歸朝廷否況横山蕃部安于內附一旦驅之則鷙擾生事必不為西界用彼如求至京師依前來出入買販則答云昨來戰鬭之後甚有軍

民沒陣其子孫骨肉銜怨至深必恐道塗之中多有讎殺致西界相疑卻更生事只與邊上建置榷場交易有無各得其所彼如徼我自今已後罷修城寨則答云邊界熟戶生戶多有讎怨常相侵害須藉城寨駐兵方能鎮靜使各安居自餘更有非禮之求朝廷或難應副即且款之不必從也但厚遺來人善詞回答使遷延往來即逾四月賊不能舉至秋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一二年間訓

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能使熟户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横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元昊若舉國而來我則據險退守邉塞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粮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求内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衂

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寮不得輙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闢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為晚邪臣等所以主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奨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驅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顧閫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間蓋見西賊强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為中國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

安忘國家之憂須礬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審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則天下幸甚 集賢校理余靖言臣竊聞昊賊差私署官入境將次到闕欲與朝廷通和自大臣至於邉將咸欲息肩以休士卒臣愚料之以為挫契丹之氣折西賊之鋭不如不和最為得策假如元昊貪我財貨甘心臣伏此之為禍大於今日臣請别白言之國家用兵以來五年之間三經大戰軍覆將死財用空虚天下嗷嗷

困於供給今乃因契丹一介之使馳其號令遂使二國通好君臣如初吾數年之辱而契丹一言解之若契丹又遣一介有求於我以為報謝將何詞以拒之如國家又有所惜必將興師責我謂之背惠則北鄙生患二境受敝矣惟陛下裁之　辛酉國子監請立四門學以士庶人子弟為生員以廣招延之路從之　三月壬申呂夷簡再辭位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内侍取兀子輿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毋拜戊子罷相守

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考異按附傳云夷簡再辭位薦富弼等數人可大用正傳已削去恐夷簡未必能薦弼也今從正傳以判蔡州夏竦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權御史中丞賈昌朝為參知政事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樞密副使弼以奉使昌朝以館伴月勞故俱擢用之弼辭不拜此據富弼叙述前後辭免恩命辨讒謗劄子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侍御史弋陽沈邈言爵祿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為濫今疆場屢警未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而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

癸巳以侍御史魚周詢為起居舍人職方員外郎王素為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歐陽修為太常丞並知諫院周詢固辭又以集賢校理余靖為右正言諫院供職時陝右師老兵頓京東西盜起呂夷簡既罷相帝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置諫官首命素等為之考異宋史修傳云呂夷簡罷相夏竦除樞密使既除復罷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叔攬一時名士增諫官而修首在選中按修除諫官韓范富俱未入也據晏殊傳修乃殊所薦宋史誤矣

甲午改樞密副使富弼為資政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弼時再上章

辭所除官曰臣昨奉使契丹彼執政之官漢使所未嘗見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詳知其情狀彼惟不來來則未易禦也願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賞彼若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於斧鉞願収新命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賞是事未可知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弛非臣務飾小廉誠恐誤國事也帝察其意堅定特為改命焉　是月帝令内侍宣諭韓琦

范仲淹龎籍等俟邊事少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已詔中書劄記此特出朕意非臣寮薦舉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偽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為代　夏四月戊戌朔幸瓊林苑閱騎士　己亥富弼言聞西使之來葢因契丹所諭元昊既禀畏契丹則朝廷宜且持重若過有許可所憂有二事一則契丹謂中國既不能臣元昊豈肯受制於我必将以此遣使來未知以何辭答之一則契丹謂元昊本稱

臣於兩朝今既南朝不稱臣漸為敵國則以為獨尊矣異日稍緣邊隙復有所求未知以何術拒之臣曉夕思維二者必將有一焉不可不早慮也　癸卯以僉書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使夏州先是良佐與賀從勗詣闕館於都亭西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諭從勗以所齎來文字各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卻令齎回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

封册為夏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宴使人坐朶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榷場於保安軍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賚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沿邉興復寨栅並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勗等同往議定以聞　甲辰以韓琦范仲淹並為樞密副使知永興軍鄭戩為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畧安撫招討等使駐軍涇州琦仲淹凡五讓不許乃就道

富弼言韓琦范仲淹並授樞密副使仰見聖意止從公論不聽讒毀擢用孤遠然議者云西冦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羣論皆願一名召來使處於内一名就授樞副之命且令在邉表裏相應事無不集以臣愚慮亦謂其說甚當近聞更有異議謂樞密副使不可令帶出外任恐他時武官援此為例此乃巧為其說沮陛下獨斷之明姦邪用心一至於此況先朝累曾有大臣帶兩府職任應急出外事畢還朝不聞後來有武

臣援此為例臣願陛下無信異說專采公論一召來處
內一授職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內外協濟
無善於此　乙巳以樞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
充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赴本鎮先是
以樞密使召竦於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苟
且不肯盡力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又
元昊嘗牓塞下得竦首者予錢三千為賊所輕如此卒
於敗喪師徒畧無成效今日用之則邊將之志怠矣且

言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恊夷簡畏其為人不敢引為同列既退而後薦之以釋宿憾方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懐詐不盡忠之臣何以求治御史沈邈又言竦陰交内侍劉從愿内濟險譎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又切會竦已至國門言者益急請毋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决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觧釋則聖聽惑矣御史中丞王拱辰對帝極言帝

未省遽起拱辰引帝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合十八疏帝乃罷諫而用行代之李燾曰此段當廣求臺諫章疏一一出其姓名乃善石介聖德詩云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平諫官修凡十一疏追諫敕而諫正傳云十八疏令從正傳御史平蓋席平也平尋以不才逐獨言諫可怪也沈邈傳拱辰引帝裾據劉摯所作拱辰行狀　己酉以館閣校勘蔡襄為秘書丞知諫院初王素余靖歐陽修除諫官襄作詩賀之辭多激勸三人者以其詩薦于帝尋有是命

丙辰以春夏不雨遣使祠禱于嶽瀆　己未以翰林學士王堯臣為户部郎中權三司使事堯臣始受命言

於帝曰今國與民皆獘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請自擇僚屬帝納其言充臣取陜西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　庚申以鹽鐵判官呂紹寧為淮南轉運使紹寧至淮南亟上羨錢十萬諫官歐陽修請卻所上錢並治紹寧欺罔之罪以戒姦吏刻剥　呂夷簡雖罷相猶以司徒預議軍國大事帝寵遇之不衰於是諫官蔡襄疏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累詣夷簡家諮事臣竊謂兩府大臣輔陛下以治

天下者今乃並笏受事於夷簡之門里巷之人指點竊笑夷簡為相首尾二十餘年功業無聞但為私計屢貶言者如曹修古段少連孔道輔楊偕孫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等或謫千里或抑數年皆緣私恨以逐忠賢但能阿附恣力護之廢廉恥之節成奔競之風山外豐州定川之戰失地喪師將士死者各數萬人廟堂之上成算安在今以病歸尚貪權勢不能力辭伏乞特罷商量軍國大事使兩府大臣專當責任無所推避甲子

夷簡請罷預議軍國大事從之襄又言韓琦范仲淹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以衆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智謀才望則仲淹出琦之右處内者謀之而處外者行之故仲淹宜來琦且留邊於理甚當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以協公論　是月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歷聖德詩介篤學尚志樂善疾惡喜聲名會吕夷簡罷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

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杜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歌頌吾職其可已乎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介之為此蓋可虞也其詩曰於惟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覽英賢手鋤姦枿大聲渢渢震摇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躅怪天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喜吉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期恊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君司諫正予

門闌為予京兆墅予讒說賊叛于夏往予式過六月酷
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
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
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答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
周歲忠力壓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
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袵裯沙磧萬里
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
名大官以酧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
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行汝
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
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
視店楔其人渾樸不愳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
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磥砢忠誠特
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
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音
為御史幾叩予榻寢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常獻言箴予

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僑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吾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别舉擢俊良掃除妖慝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推恭已南面退藙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勿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德羣臣蹶蹈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踵諸侯危慄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箠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庚午録繫囚　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大臣以為憂樞密副使范仲

淹言國子博士宣城許元可獨倚辦辛未擢元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餘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　癸酉命王拱辰田況與三司同議減放州縣科配　乙亥忻州地大震帝曰地道貴靜今數震揺得非兵興民勞之所致乎宜詔本路轉運經畧司安恤百姓毋得輙弛邊備　鹽鐵副使林濰出知滑州初入內都

知張永和建議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助軍費事下三司三司使王堯臣持不可永和密使人致意曰公能行此則大用矣明日入見具為帝言因曰此衰世之事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者非平時可行也繼昰永和勢助之甚力堯臣奏罷繼以河北轉運使張昷之為鹽鐵副使議乃定　先是諫官歐陽修既受命首建議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二部等處又只具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

轉運使等除有贓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别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懦弱不才貪殘害物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州縣不治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内外朝官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二十許人為諸路按察使請令進奏官各録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勤幹與老病不才之迹皆以朱書于名

之下其中材之人雖無竒效不至曠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是足以澄清天下半歳之間可望致治然朝廷重於特遣使未即行也參知政事賈昌朝前為御史中丞嘗言轉運使朝廷責以按察官吏能否而使名未正於是參取修議詔諸路轉運使副並兼按察使副令將轄下州府軍監縣鎮官吏姓名置簿親掌録其功過

若績效明著及顯有不治者逐旋以聞外其稍著廉勤及僅免敗闕者每至年終攢寫附遞以聞提點刑獄雖不帶此使名並當準此　以虞部員外郎杜杞權發遣度支判官事太常博士燕度權發遣户部判官事皆王堯臣所薦也權發遣三司判官蓋始此　庚辰幸相國寺會靈觀祈雨　癸未置御史官六員罷推直官從御史臺請也　乙酉以侍御史席平知潤州中丞王拱辰言其議論無取故出之考異慶歷二年二月平以都官員外郎為侍御史本傳稱平對

奏鄜俚又御史臺記亦有傳平嘗往齊州劾獄失入死罪張方平乞依法行遣恐此罷黜不獨因拱辰言也

丁亥置武學於武成王廟以太常丞阮逸為武學教授考異張唐英政要以為議出吳育且云育為參知政事按此時育但為翰林學士五年正月始副樞密四月改參政唐英誤也育傳亦不見武學議

戊子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禱於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章得象曰非陛下至誠昌以致天應若此帝曰比欲下詔罪己徹

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耳

考異仁宗慶歷三年京師夏旱諫官王公素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曰臣非太史知是日不雨帝問其故公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也不誠不可動天臣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禱雨醴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可遠出耶帝每意動則耳赤時耳已盡赤厲聲曰當禱西太一宮公曰乞傳旨帝曰車駕出郊不預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國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預告何害但百姓瞻望清光者衆爾無虞也諫官故不虗從明日特召王公以從日色甚熾埃霧張天帝王色不怡至瓊林苑回望西太乙宮上有氣霧如香烟以起少時雷電雨甚至帝却道遙輦御平輦徹蓋還宮又明日召公對帝喜曰朕自頂得雨幸甚又曰昨即殿庭雨立一日拜焚生龍腦香十七斤至中夜舉體盡濕公曰陛下事天道當恭畏然陰

氣足以致疾亦當戒帝曰念不雨欲自以身為犧牲何戒也此據邵傅聞見後録當考恐博所記西太一宮即相國寺會靈觀及七年三月禱西太乙宮則素不在諫院矣又按會要祈報門慶歴三年五月十四日幸大相國寺會靈觀祈雨先是諫官以天旱請遣官祈雨帝曰朕已於宮中焚香密禱上天引咎罪己庶獲豊澍之應宰臣章得象曰陛下奉天憂民至誠如此必有感召所稱諫官必王素也當詳考增入

諫官余靖言當今備災之術莫如寬減租賦陜關以西尤須撫之伏望朝廷特降詔命應遭旱州軍與量減夏稅分數此乃惠民之實效也若待有逃亡然後振救將無及矣

辛卯築欽天壇于禁中　諫官歐陽修言韓琦范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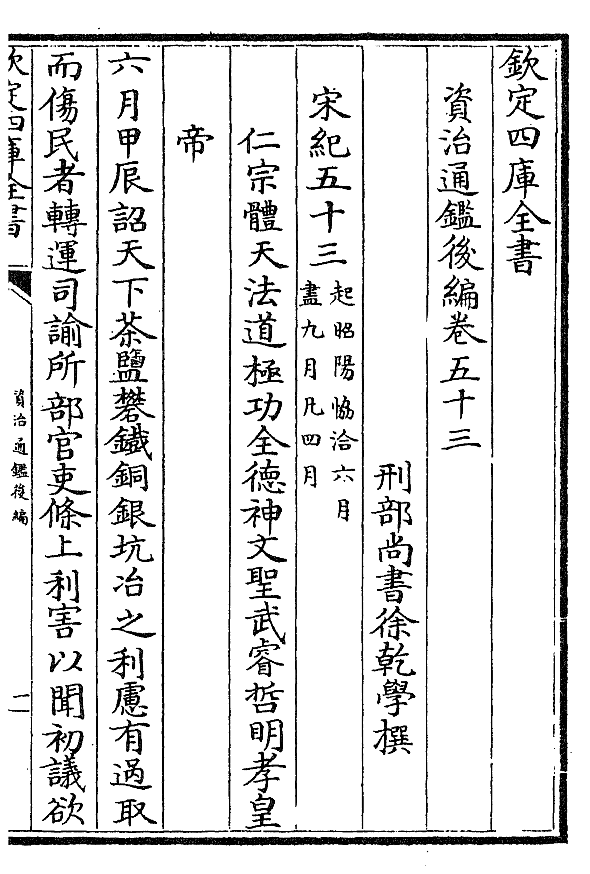
淹久在陜西備諳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才識不類常人陛下最宜加意詔問乃自二臣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兼風聞契丹主見在凉甸與大臣議事人心憂恐伏乞陛下因無事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

召見聚議或各令自述所見只召一兩人商量此乃祖宗之朝並許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按韓范以四月七日被召五讓乃就職修此疏不得其時今附見五月末修又言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邉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之事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為天下之患不在西而在北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與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纎介之隙而輙萌姦計妄有請求葢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

此若使更因西事攪以為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
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為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
則狂計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求報不出
年歲恐須動作茍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
難卒辦禦戎制敵當在機先然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尚
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
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此最為得策也至
如鎮定一路尤為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

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帥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非其人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敵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此社稷之大計願陛下留意而行之 是月忻州地震 虎翼卒王倫叛于忻州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二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五十三 起昭陽恊洽六月盡九月凡四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六月甲辰詔天下茶鹽礬鐵銅銀坑冶之利慮有過取而傷民者轉運司諭所部官吏條上利害以聞初議欲

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仲淹以為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省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商賈必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寛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癸丑知諫院歐陽修言近日四方賊盜漸多皆由國家素無禦備而官吏賞罰不行也今忻州軍賊王倫所過楚泰等州連騎揚旗如履無人之境而廵檢縣尉反赴

賊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歸之此可謂心腹之大憂

為今計者必先峻法令法令峻則人知所畏自趍擊賊

請自今賊所經州縣奪衣甲官吏並追官勒停廵檢縣

尉仍除名勒從軍自効俟破賊日則許叙之詔送樞密

院施行　甲子右正言余靖言今官吏弛事細民聚而

為盜賊不能禁止者蓋賞罰不行也若非大設隄防以

矯前獘則臣憂國家之患不在西北而起於封域之内

矣南京者天子之别都也賊入城斬關而出鮮州池州

之賊不過十人公然入城虜掠人戸鄧州之賊不滿二十人而數年不能獲又清平軍賊入城變主泣告而軍使反閉門不肯出又京東賊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陽監賊僅二百人建昌軍賊四百餘人處處蜂起而廵檢縣尉未知處以何罪當職大臣尚規規守常不立法禁深可為國家憂且以常情言之若與賊闘動有死亡之憂避不殺賊止於罰銅及罰俸誰惜數斤之銅數月之俸以冒死傷之患哉乞朝廷嚴捕賊賞罰及

立被賊劫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從之　戊辰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紳知河陽先是王素歐陽修等為諫官數言事紳惡之會京師閔雨紳請對言洪範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紳意盖指諫官時除太常博士馬端為監察御史紳所薦也修即上言端性險巧往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為人子不能以禮防閑陷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其母被刑理合終身不齒官聯豈可更為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

何故如此用人葢其初不當令藴紳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端人正士如仇讎唯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伏乞寢端成命黜紳外任不可更令為人主侍從紳由是黜端尋亦出外　已己徙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判亳州竦之及國門也上封章疏示焉竦既還鎮言者猶不已會韓億致仕竦請代之故有是命既至亳州因上書自辨凡萬餘言詔付學士抵荅孫抃為之辭畧曰圖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謗言莫若修

行實疎得之甚恨語人曰吾於孫素無嫌而抵苔見詆如此何哉　七月御史中丞王拱辰請用朔望日退御後殿召執政之臣賜坐以講時政得失帝曰執政之臣朕早暮所與圖事者至於從容開述雖至中昃朕何怠焉又何朔望之拘也辛未詔自今中書樞密院臣僚除常程奏事外如别有所陳或朕非時留對者不限時刻
丙子參知政事王舉正罷為禮部侍郎知許州初御史臺舉李徽之為御史舉正友壻也格不行徽之訟曰

舉正妻悍不能制如謀國何而諫官歐陽修余靖蔡襄咸言舉正懦默不任職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舉正以仲淹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丁丑以樞密副使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富弼為樞密副使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弼直攜誥命納於帝前口陳所以牢避之意且曰願陛下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帝許焉乃復以誥命送中書弼因乞補外累章不許　知諫院歐陽修言朝廷以郭承

祐為鎮定部署臣自聞此除夙夜思惟國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朝廷之威勢困天下之生靈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人付以重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至如葛懷敏頃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別未有人難為换易及其戰敗身亡横屍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别求人用臣謂今日任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况如承祐者凡庸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頃在澶州只令築城幾至

生變豈可當此一路臣謂朝廷非不知承祐非才議者不過曰例當叙進别無他人此乃因循之説耳方今黠寇狂謀禍端已兆前劉六符之來朝廷忍恥就議蓋為河朔無可自恃難與速争須至屈意茍和少寛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宜多方精選將臣先為禦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任用小人之日也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還别與一閒散職秩　壬午罷陜西管内營田　甲申以樞密副使任中師為河

東宣撫使范仲淹為陝西宣撫使仲淹既辭參知政事願與韓琦迭出行邊帝因付以西事而仲淹又言河東亦當為備中師嘗守并州帝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第先移文兩路云　乙酉元昊復遣呂你如定等與邵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為臣猶執前議也諫官歐陽修言元昊再遣使人至和之與否決在此行臣謂此最大事天下安危繫之今憂國者各為陛下深思遠慮惟恐廟堂失策遂落强寇之姦謀一曰

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人險詐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請和之後不過欲退而息休訓兵選將以為後圖然以河朔料之繼和之後因循廢弛為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稱臣西邉減費然猶有大可憂者契丹必攬通和之事以為已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旁採衆論雖有異同然大抵皆謂既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

害少和則害多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請於使人未至之前先集百官廷議必有長策以裨萬一　余靖言臣竊見朝廷每遇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臣商量惟欲秘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臣伏思國家建置侍從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舉無過事謀無遺策也今柄臣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伏乞宣諭大臣凡西北二邊之事

繫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為漏洩傳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此御國之要也惟陛下裁幸先是歐陽修言賊使此來意極不遜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乃可商量今若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謂我為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伏乞將元昊一行來人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至是修又言聞朝廷欲以殿中丞任顓館待元昊所遣來人臣竊謂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先窺伺

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强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事意莫
測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為大幸則
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為
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益難合必欲
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為先況其議未必成可惜空損事
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今來漸
盛遂差朝士若其後來者更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
轉自强我轉自弱況聞邵良佐昨來自彼僅免屈辱而

還則彼雖小醜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騁强辭以圖相勝若能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館待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餽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修雖有此議然朝廷竟不能從也　以著作佐郎邵良佐為著作郎仍賜五品服賞使夏州之勞也　先是元昊書至既未肯稱臣及如定等來又多所要請兩府厭兵欲姑從之獨韓琦以為不可屢請對於帝前晏殊曰衆議已同惟韓

琦獨異帝顧問琦琦歷陳其不便帝曰更審議之及至
中書琦持不可益堅殊變色而起琦退復上章言與西
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昨朝廷曾達意契丹欲令元昊
納款其答書云已遣人齎詔諭令息兵今朝廷若許其
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别索名分既不可屈則恐因此為
名再隳誓約此一患也若只許册為國主略增良佐所
許歲遺之數恐賊未副所望則謂朝廷已與之絶必忿
而興兵契丹亦謂阻其意緣此生事此二患也若再使

人齎詔諭以封册之禮不可異於北朝更優增良佐所許之數賊既從命則契丹以為已功遣使來賀或自尊大或頻有邀求乆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丹以制元昊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不得已則莫若擇其輕者行之其欲呼為吾祖及自稱年號又遣使到彼參於殿上與陪臣為列此事豈終為便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為得策　諫官蔡襄言元昊始以兀卒之號為請及邵

良佐還欲更號吾祖吾祖者蓋先時兀卒之名知中國將許其稱呼即譯為吾祖足見羌人悖慢之意也吾祖猶言我翁今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於朝廷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時歐陽修余靖亦以為言修又曰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前四者皆不足聽惟西民困乏意必

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寛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之論伏望絶而不聽　甲午樞密副使韓琦上疏曰臣聞漢文帝時國治民富刑措不用而賈誼上書言事以為可痛哭太息今陛下仁德遠被民樂其生而臣竊覩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痛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邉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近者契丹見朝廷西方用兵遣使求關南之地邀獻

納之名其輕視中國意蓋可見而元昊好亂逞志初併甘凉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强盛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喦峙之勢累歲盜邊官軍屢衂今秉定川全勝之氣遣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甚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契丹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

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又將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隳其誓約然後長驅部衆直趣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関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禦之臣是以夙夕思惟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宜詔中書樞密院凡茍碎眇末之務悉歸有司使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計二曰念邊事令政府但循舊制纔午即出忽遽僉書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宜倣

祖宗舊制於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契丹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宜選轉運使二員容授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户殆盡麟府形勢孤絶宜責本道帥臣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内藏庫盖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畜財以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邉用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遽議興築則

為張皇勞民不若陰葺洛都以為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繼又陳八事畧謂當今救弊之術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謹入官之路帝嘉納之　八月戊戌詔諫官日赴内朝先是知制誥田況言有唐兩省自諫議大夫至拾遺補闕共二十人每宰相奏事諫官隨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其實皆中書門下之屬官也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地勢不親位序不正臣前在諫

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得奉内請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又王素歐陽修蔡襄皆以他官知諫院居兩省之職而不得預其列於禮未便乞今後並令綴兩省班次詔送兩制詳定學士承旨丁度等言諫官號清望之選燕閒紬繹最為切近乞今後比直龍圖閣及修起居注例令日赴内朝從之

已亥出内藏庫紬絹三百萬下三司以助經費用韓琦之言也　丁未以樞密副使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資

政殿學士冨弼復為樞密副使弼猶欲固辭會元昊使入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又使宰臣章得象諭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契丹故也弼不得已乃受晏殊以弼其女之壻引嫌求罷相帝不許又求解樞密使亦不許　脩媛張氏寵愛日盛冠於後庭忽感疾進白帝曰所以名災者資薄而寵厚也願貶秩為美人帝許之戊申以修媛為美人　知諫院蔡襄言已差范仲淹宣撫陜西近又除參知政事未有廵邉

之日竊以西賊遣使入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朝廷既罷遣人勢必舉兵仲淹久留邊郡威名在敵若早令經制事宜關中百姓庶可休息如或堅守城寨使賊遠來無所虜掠亦足以挫賊之鋭氣邊將雖多莫如輟柄臣以臨之柄臣之中莫如仲淹自行望於西使未行之間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　壬子白氣貫北斗　癸丑以樞密副使韓琦為陜西宣撫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師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琦言於帝曰賊請

和無他則二人遥領宣撫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乗忩盗邊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中師宿舊大臣毋勞往也詔琦代仲淹宣撫陜西而中師卒不行以大理寺丞張子奭為秘書丞與右侍禁王正倫使夏州子奭宗禮子齊賢孫歐陽修言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争名分之時尤不可自虧事體如朝廷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絶之則止當因如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不可令

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退萬一遣其拒絶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為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邉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為謀以求勝筭　戊午罷武學　九月丁卯召輔臣及知雜御史以上於天章閣朝謁太祖太宗御容及觀瑞物既而帝問禦邉大畧久之乃罷帝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帝再賜手詔督

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陜西仲淹
弼與宰臣章得象留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
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
給筆札使疏於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言十
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
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
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帝方信嚮仲淹等悉用其説當
著為令者皆以諸事畫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輔臣共以

為不可而止　司徒呂夷簡固請老戊辰授太尉致仕

朝朔望及大朝會並綴中書門下班諫官歐陽修言夷簡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二十餘年間人臣大冨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凡百紀綱幾至大壞況今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事據夷簡當此病廢即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伏乞明賜止絶於是始命宰臣章得象監修

國史初夷簡罷相為司徒猶帶監修及致仕乃以還得象　賜知諫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歐陽修蔡襄五品服面諭曰卿等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故有是賜襄數求補外以便親養富弼曰諫臣不當遠去許給假迎親可也帝許襄歸省而不許其罷　以端明殿學士李淑為翰林學士諫官歐陽修奏事延和殿面論淑姦邪在開封猶踈外復拜學士益親近請罷之退又上言淑自來朋附呂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藉為肘腋

所以援引至此今　日朝廷清明更欲此人何用伏望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不憂讒毀之言尋有旨令淑知壽州既而不行修又言竊聞中書須得淑自上章求出方敢差除此乃大臣避怨不肯為陛下除去望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奸邪穢惡之人是陛下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　乙亥仕中師罷　丁丑詔執政大臣非假休不許私第接見賓客從知諫院蔡襄言也議者以為唐元和用兵時裴度

為相請私第延見四方賢俊以廣謀慮今一切禁絶賓客非諫官所宜言也　是日羣盜晨入金州刼府庫兵仗散錢帛與其黨及貧民知州王茂先將直兵二十四人禦之不敢遂走羣盜恣行掠奪日暮乃出城去茂先具以聞樞密副使冨弼言伏見西鄙用兵以來物力窮困朝廷不能存撫遂使為盜今張海郭邈山等驚擾州縣殺傷吏民廵檢縣尉不敢向前遂從京師遣兵仍令中使監督尚猶遷延日月倔强山林以至白晝公行平

入州縣開發府庫刦取貨財散募凶徒嘯聚漸衆陜府西京唐汝均房金商襄鄧千餘里間所在瘡痍諸郡無兵各不自保賊既轉盛不可不防秦隋唐末諸寇或起於畎畝或起於商客或起於士卒或起於負擔觀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張海郭邈山輩之強盛然以小合大漸成巨盜縱横難制遂亂天下今玆賊黨未見翦除所宜多設隄防以備滋蔓臣又思京西諸州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皆非其人伏乞先選轉運兩人令往

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及贓濫老病者急罷之令於轄下通判或知縣中保舉人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選人填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部内知縣縣令昔前漢宣帝時渤海郡盜起帝選能治之者丞相舉龔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歌縣盜賊屯聚連年未獲乃以虞詡為朝歌長賊遂駭散此守宰得人賊自破滅之驗也　丙辰命王洙余靖孫甫歐陽修同編修祖宗故實先是富弼請選官置局將三朝典故及諸

司所行可用文字類聚編成一書置在兩府俾為模範帝納其言故命靖等編修彌總領之明年九月書成分別事類凡九十六門二十卷　丁亥徙知慶州滕宗諒權知鳳翔府時鄭戩發宗諒前在涇州枉費公用錢十六萬緡而監察御史梁堅亦劾奏之詔太常博士燕度往汾州鞫其事宗諒坐是徙范仲淹言梁堅奏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戶牛驢犒設軍士臣切見去年葛懷敏敗後向西州軍官員驚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已到渭

州宗諒起遣人户强壯數千人入城防守時值苦寒軍情愁慘得宗諒管設環慶路節次策應軍馬四頭一萬五千餘人酒食薪柴並足衆心大喜雖未有大功顯是急難可用之人所以舉知慶州倉卒収買牛驢犒軍縱有虧價情亦可恕堅又奏宗諒在邠州聲樂數日樂人弟子得銀楪子三二十片者臣與韓琦到邠州筵會一日其時衆官各將射中楪子散與過弓箭軍人及妓樂即非宗諒散與而罪歸宗諒堅又奏宗諒到任後使過

錢十六萬貫其間有數萬貫不明今來中使體量却稱只是使過三十貫是加誣錢數料是諸軍請受在十六萬貫之内豈可諸軍請受亦作宗諒使過且環慶一路四州共二十六寨將佐數十人兵馬五萬自宗諒勾當已閲八九月並無曠闕邊將軍民亦無詞訟處置蕃部軍馬公事又無不了今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後來主帥豈敢便宜行事臣欲乞朝廷指揮宗諒止在任勾當委范宗傑在邠州一面勘鞫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己及乘

違大過臣甘與宗諒同行貶黜　壬辰翰林學士李淑罷知鄭州以權知開封府吴育言淑前在府多褻近吏人故也育領府事才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嶺外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其寃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然　范仲淹疏言臣聞唐武德九年㑹宫掖數多詔一時減省各從娶娉自是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又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宫情實可憫命戴冑杜正倫於掖庭西門揀出之

臣不知今來宮中人數幾多或供使有餘宜降詔旨特令減放以遂物性又省冗費臣又聞淳化中太宗皇帝以邊戶飢荒多賣人口入蕃頗憫惻之時遣使以物貨收贖各還父母近年沿邊漢戶被西戎俘略不少今既通人使乞聖意以內帑物帛委邊臣漸次收贖陷蕃漢戶人口各還其家　癸未詔曰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後代設茶鹽酒稅之禁奪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編勅皆出律外又數改更官吏且不能曉百姓安

得聞之而一陷於理身體毀傷室家離散情雖可哀法不可贖其議科條有非著於律者或細民難知或常情不免或冒利犯禁或奢侈違令或過誤可閔之類別為贖法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使民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矣時范仲淹請制贖刑故有是詔

諫官余靖言臣不知誰為陛下畫此謀者徒知高談而不知適時之變也今三邉有百萬待哺之卒計天下二税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故茶鹽酒税山澤雜産之利

盡歸於官尚猶日筭歲計恐其不足民貪其利而犯禁者雖死不避也今乃一為贖刑以寬其禁三軍之食於何取之臣伏見二年已來陝西淮南江浙添取鹽酒價錢而民犯愈多今若更為輕刑得以贖論則民輕犯而莫之禁矣伏乞追改前詔特令寢罷其陝西淮南江浙二年已來所添鹽酒價錢並放仍舊時議者皆以為若遂行此詔則富人皆得贖罪而貧者不能以自免非朝廷用法之意卒不果行　是月桂陽洞蠻寇邊湖南提

刑募兵討平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二